續家訓

於學士大夫矣今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却聊
城之衆所爲貴談者若此也今先生不能息齊王之
憂却強敵之兵而反非五帝罪三王離堅白合異同
煩神辯舌無補於上豈事之急哉先生言有似梟鳴
聲出而人惡之勿復言也巴曰謹聞教矣明日謂徐
劫曰先生之駒飛兎騕褭豈特千里哉自是杜門易
業終身不復談　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士
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
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

名內實駮不曉政事諸曹巳下僕遬不足數卒有疆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嘷譁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小夫懦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雖加烹滅之誅何益禍敗至哉且躬雖姦佞然不可以人而廢言而王嘉亦謂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少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令發見大夫無可使者宜豫畜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以此考之則躬之言不可謂無稽也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齊之樊

遲為右師入丙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亞乎學冉有曰民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季孫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於衛將大用之孔子自衛反魯魯終不能用　唐史載房琯討賊用春秋車戰之法且春秋之時雖吳楚山澤之國亦皆用車所以用者不專用也一則治力止則為營也一則前拒見可而進也要持重以取勝

又有鹿角偏箱之不同貴乎險易知變琯既專用又不知變其敗宜哉古者高城深池必外設壘壁若不設則城池不可恃按太公兵法有行馬壘去城數里而爲之要以扞敵突戰其法百步一突門門施行馬行馬拄枑也以木爲之取開闔之便也且城可以守而不可以戰設壘則可戰可守所以能衛城今城下有墻俗謂爲羊馬墻太逼近而不堅固殊爲虛設也昔周亞夫堅壁不戰以破吳楚曹公堅壁不戰以敗袁紹楊行密背城堅柵以擒孫儒王師範背城堅柵以斬朱友寧謂之背者取春秋傳背城借一之説也

背猶倚也今之將兵者曾未嘗講堅壁堅柵之說故不知且守且戰之法。昔唐之節度本置於邊方安史之亂內地皆置節度當時謀臣不恤兵柄輕以旌節付人卒致兆亂初僕固懷恩定河北逐史朝義死幽州諸將皆罷兵大赦賊黨賊黨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詣懷恩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恐賊平則不能固寵乃請以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承嗣鎮魏博有州七不十年聚衆至十萬擇驍勇者萬人為牙兵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兵稱其勢強也張忠志鎮成德初有州六李懷仙鎮盧龍有州九

謂之河朔三鎮遂擅置吏以賦稅自私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使其人自視猶羌狄然迄于唐亡百有餘年卒不爲王土蓋當肅宗時大難略平苟不瓜分河北地付授叛黨則內地自合罷節度既失河北兵不得休　僖宗時王重榮節度河中與忠武監軍楊復光共攻賊黨朱溫溫敗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而重榮乃表溫帥同華詔賜名全忠此重榮効懷恩之過也　李茂正韓建王行瑜輩稍有軍功便授刺史一再遷亦建節茂正建行瑜皆武卒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即稱兵犯闕建又陽爲扈從乃邀駕來幸其

鎮遂因以虐害宗支陰附全忠唐之亂遂至於不可復支　權德輿曰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若然則但取聾瞶者而僨之衣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紱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商周之或夢或卜然後爲理由此言之唐季人謀不臧也　古有祖伊後世有李泌皆讖言命書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凶害之來皆係人事漢成帝任王鳳唐明皇寵祿山禍不旋踵是以人主據利勢操利器以成帝明皇爲戒則制治于未亂厭難於無形　唐制

親王拜節度者留京師　國初監唐末五季之亂欲收其兵柄一比親王留之京師至於公使餐錢亦復仍舊故節度及使相之俸多於三公與宰相從古以來即無此例蓋因而安之不可去也自茲以降吏無所掌遂同階官唯具與俸在因以敘賞邊功已而循習既久除拜寖廣戚里貴倖率多超遷耗蠹帑廩莫此之甚蓋亦講古封侯世襲之制以爲賞典且旄節厚俸富在目前封侯世襲利在子孫亦朝三暮四之說人宜樂從而公家亦可以舒目前之急公私兩便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壽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牵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万不過一尒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此不勸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禀不為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

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术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
一一說尔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
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
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
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惣錄甚備但須精審不
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
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
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
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
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

禍往世之所迷也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讀曰稽叔夜言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

力致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覩似特受異氣稟之
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陶洪景字通明止於句容之句曲
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
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謂
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
以隱居代名既錬眞仙之術又受佛家五大戒卒時
年八十五王遠知事洪景傳其術言未來事多驗壽
一百二十六歲臨終謂其弟子潘師正曰今當爲少
室伯潘師正事遠知得其術高宗召見尊異之詔即

其廬營奉天宫卒年九十八有劉道合者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之道合墓開其棺見骸若蟬蛻帝聞恨曰爲我作丹而自服去司馬承正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術師正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卒年九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明皇親文其碑唐孟詵曰養生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嘗時侍書嘗説歷天官侍郎卒年九十三柳公度位卿少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笨僕嘗對賓客奴童相詬或作諸前不之責曰君持怒心是自撓也後魏高允仁厚篤行位中書令其使令於前者未嘗見允慍色卒年九十八其友游雅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不信余與高允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允之康寧壽考豈非以是而致然乎余嘗聞名醫言神仙修眞祕訣五月避忌切須遵愼淨室獨處而月令亦言是月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蓋秘訣之說不妄也論者謂

冬許曉縟春許徐褫早飽夂歡行立坐偃皆不可夂此亦甚易行　許仙君遜西晉武帝太康元年起家爲蜀旌陽縣令惠帝時棄官東歸永嘉末斬蛇誅蜃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仙君年已百餘歲矣是年八月十五日仙君與家屬四十二口登昇閱兩月至十月十五日吳仙君猛與弟子四十人白日昇天仙君曰吾昇天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内當有八百人得仙其師出豫章之地大揚吾教君豫章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東晉亂離唯吳君事迹略載於晉史餘皆闕書然其事

寶雜見於宋雷次宗豫章古今誌逍遥子十二真君
傳及搜神記遺愛錄・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
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
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遺興七言詩一百韻行於世
昔王羲之所與共遊者許邁永和二年邁入臨安
西山茹芝遺羲之書云自山西而南至臨安多有金
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
焉陶隱居著真誥稱許先生者即邁也稱長史者即邁
弟謐累官護軍長史稱掾者邁子翙也舉上計掾又
有楊羲者真誥稱楊君即羲也先生長史掾皆登昇

未登昇時皆與眞仙接楊君亦豫焉君美姿容就魏
夫人長子劉璞受靈寳五符時年二十一眞降時年
三十六　金陵者句曲之地肺也水至則浮古謂之
金壇之虛臺仙人多遊焉　神仙事迹秦大夫阮倉
所記數百人劉向所記七十餘人葛洪言神仙幽隱
世之所聞千不能一洪又續著神仙傳十卷　眞誥
又言好道有淺深其淺者爲地下主者乃進升仙宮
好道深者徑補仙官從古以來聖賢英雄多爲鬼官
仙官豈非聰明正直用物精多遂不湮墜　真誥言
羅酆山洞中周萬五千里有六天鬼神之宮二天宮

立一官是爲三官北大帝君治第一天宮揔主諸宮北斗君四明公各在其中主治而三官者主諸考謫眞仙司命兼統御之共司生死之籍大斷制皆由仙官也鬼官北大帝者一曰閻羅炎帝爲北大帝天下鬼神之主也周武王爲鬼官北斗君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奭爲南明公吴季札爲北明公四明公主領四方之鬼北斗君仰隷王晨與四明公次第並當升仙階也此外古來聖賢英雄爲仙鬼之任者甚多不可具載至於三官者獨不言聖賢英雄充其任也至若釋氏之徒言鬼神之事與此實大同

而名或異又專以諷唄齋董爲務言可以蕩滌宿愆

尤爲世所祈嚮競傾財市福其徒緣是以自封殖此

皆不可得而究也至若仙眞備于前聞　木公者東

華至眞之氣萬神之先也生於蒼靈之墟木公亦云

東王父曰王者尊高貴尚之稱亦云東王公亦號王

皇君故道家以爲高尚玉皇居東極雲房之間以青

玉爲室紫雲爲蓋玉女數千仙官億萬各有所職皆

禀其命又云上在太清下在蓬萊又云扶桑在碧海

中有大帝宮太眞東王之别治故亦曰扶桑大帝

金母者西華至妙之氣洞陰之極尊生於神州亦云

西王母亦云金母元君亦號丹皇君居崑崙閬風之苑以玉爲堂室又有玉樓十二瓊華之闕亦號龜山金母龜山者金母所封也在天西北高與玉清連木公金母共理二氣育養天地陶鈞萬物天地劫歷陰陽代謝舉善黜惡莫不由之又云木公金母結氣成形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　按吴越春秋大夫文種陳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越王曰善乃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祠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祠事神一年國不被災然今世俗事西王母蓋亦簡矣山經云西王母蓬髮虎齒此乃西方白虎

之神金母之使也非金母之眞形金母顏若十六七
許女子金母每一歲再遊東極雲房之宮共昇降男
女眞仙階品功行上奏元始中闕玉宸以禀於老君
也　元始虛皇者太虛之域包羅三清亦曰大羅亦
云玉虛亦云玉京元始虛皇所居也　玉晨者宮名
道君所居也有蘂珠闕故言萬神入拜衆眞侍晨上
老君者自然之君也亦號玉宸君玉晨玉宸其實亦
與玉虛同又云元始虛皇以大洞眞經授扶桑大帝扶
桑大帝授龜山元君元君授黃帝又授茅叔申名盈
張輔漢名道陵消九聖七眞凡得道受書皆朝元君

於崑陵之闕焉茅君爲司命君主吴越生死之籍或治潛山輔漢受正一法管攝鬼神誅滅邪僞茅君與二弟亦受靈訣於上元夫人上元夫人者王晨弟子也總統眞籍亞於金母蓋得道眞仙各有主治大略如此

歸心篇十六

顏氏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原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辨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

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
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
禮智信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
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
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
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
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
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
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

安能辛苦令己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日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万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万百里之物數万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尔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兎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

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
寧常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浮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
乃浮水上積水已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
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墟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
何氣所然潮約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郍不散落
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闢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
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
不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
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次西
胡東越彫題交阯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

得以人事尋常揣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蒼計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

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託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

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此皆由為政不
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
筭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營費
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
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
隱有讓王辭祖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
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
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五曰
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
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

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徼須福祐亦
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業
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
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巳
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
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
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巳復禮濟時益
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
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
虛失愉樂耳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

累辛熟思之人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脩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出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　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為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已下方為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説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時江州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乱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尔成癩十許年死

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乱時復旱儉飢民盗田中

婁思遷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虺蛇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筭慎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宜遠之哉

續曰初東漢楚王英好浮屠道袁宏記曰浮屠者佛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自此楚王英始齋戒祭祀其教大興於中國

易曰生生之謂易佛曰本來無生老子曰道法自然

佛曰亦非自然蓋老易以有有爲妙故易言妙萬物者神也老子言衆妙之門佛氏以有有爲幻故言如夢幻泡影然佛又言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又曰不能於中出是非是此之謂幻也易亦曰復則不妄矣老子亦曰復命曰常本來無生其歸一揆雖然非妙則不生非幻則不滅昔老聃之告尹文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其巧妙其功深其巧顯其功處此之謂之神無方而易無體說者謂佛以太虛爲體而內典言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起觀其立象包乎太虛矣唯無方無體可以窮其說故老氏

言大方無隅大象無形　荀奉倩曰繫辭以盡言此非該乎繫表者也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庾闡作意賦蓋有暗合於佛理其略曰蠢動皆神之所爲兮凝聖惟質所建眞人都遺穢累兮縱軀於寥廓之庭世以爲意賦乃鵩賦之流非也鵩賦言達人大觀物無不可是出於機入於機之說也在釋氏以爲輪轉意賦則其旨深遠矣　之推言世有幻術尚猶十變五化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蓋之推謂佛道在神通昔雲門示衆言老胡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

上地下唯伐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了且圖天下太平深之允此語蓋有生之類本皆佛也
及其求佛復其本性不恃神通無多端奇異其言打
殺者滅奇異之說也云太平者人人各得其所也故
內典言神通本宿因不能成正覺比之幻術尤非
之推至言殺生報應之事甚多意在戒殺至於言為
子娶婦責婦家生資貲蚳毒口詆罵婦家如此之人
鬼奪其筭比言不俟三世立即有報惡之之甚也因
亦戒貪又引高柴折像事所謂高柴者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孔子曰啓蟄不殺則順人道也方長不折則

仁恕也成湯恭以恕是以日躋蓋湯去網三面故也折像者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牙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資産周施親疎　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殺胎不覆巢凡此皆不欲肆意殘物用不獲已貴乎有節亦戒殺之大端也　梁何胤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車螯蚶蠣眉目内闕慙渾沌之竒鑛殼外緘非

全人之性曾草木之不若故宜長充以責景陵王子良見阮議大怒蓋子良不知去甚之理也巳而汝南周顒與嗣書勸令食菜曰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丈人血氣之類雖不身踐生性之一啓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故嗣末年遂絶血味

昔邯鄲之民正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簡子放鳩而厚賞其民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簡子亦豈知有内典而爲放生哉蓋出於仁心之自然近出有一釋徒駁無稽之言辯乃曰吾

噏衆生時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雖知內典妄作如此解也畢竟豈非欲以學羅什似是而非者耶

齊人有獻魚鴈於田氏田氏覩之乃嘆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鴈以爲之用坐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萬物與我並生徒以小大智力相制人取可食者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天豈爲蚊蚋生人雖然人制禽獸以智禽獸相制以力禽獸之搏噬專以相食爲命又不若人之兼食五穀也而況一歲再蠶治絲豈可貲計不可使人無衣也救災捕蝗一義當秉畀炎火不可不爲人除

也世之忍於殺若爲釋氏之說云動植何用分別者混爲一體者則言三世報應的然的然何造物者主宰之勞乎謂之造物者自然之名耳列子言自生自化自智自力咸出於自然釋氏以殺爲一戒者修煉之道當如此亦所謂寧復慈心所忍也如陶隱居受五大戒因戒生定乃息諸念修鍊之道其在此乎

王縉不茹葷不食肉而性貪冒及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人事置而不修五臺山祠至鑄銅爲瓦以金塗之費巨億萬計及敗同載論死上憫其耄乃貶括州刺史替否諫營造佛寺云釋教以清淨爲本不爲繁

身以害教張庭珪引佛經七寶以用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等緡之罪奉佛侈費以害佛教也　李翺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而使天下之人盡修身以奉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育於其間者萬獸禽鳥魚鼈龜蛇龍之類而人爲是其道不可舉而行也自古論佛未有若翺之當翺又言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

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其又能遠於頭日之時耶耶雖享百年若風之飄而旋也故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觀翱言得為人甚難又言人道德之性全而年齡之邁速故終日孜孜常志於道不肆其心不特植德於當年必不湮隊於來世果全道德之性則常為人而

不爲物世傳樂天累世斯亦是眞證也且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且知所歸心尤在逸我以老之時安用弛三綱廢五典自幼人人便修身毒之術乎　按釋典及眞誥進修漸次若夫釋典則有禪那等三門始於宴坐靜室又有飛升沉墜想愛二境如眞誥則有涉道淺深爲主者仙官之異理當兼而修之所謂想愛二境愛留欲界想則超騰此始如口之嚼蠟淡乎無味内典以是爲功力之重想者謂澄心滌慮悠然遠舉也愛墜想飛者以此然則斷殺止貪不留欲界涉道之深與眞誥之說合逸老歸心皆

可以優爲之耳　三世之説如楚英梁武不脫禍敗則云過去世中緣業所招見在世中善惡須至未來世中償報若是則齋董祭祀止覬將來之福與夫應若影響所求如願聞音解脫抑又乖矣　神仙之事有蔡光子者言世人學道資一丹一藥無聊固其命籍以修鍊所忌尤多須當隱避三官不然則三官攝入鬼録所以頻改名字或用尸解然後遷取飛昇陶洪景以隱居代名仙釋兼修良有以也

續家訓卷第六

續家訓卷第七

書證篇十七　　顏氏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爲莕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豬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䕅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
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
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
知非龍葵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
曰杕獨皃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皃也在
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
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
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

頌旣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驛駱乎余荅曰案
毛詩云駉駉良馬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
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
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
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周禮圉人職良馬
四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驛也頌人舉其
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
其良馬二亦精駱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
於驛駿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月令云
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

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馬藺易統通
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
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
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
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
者乃以爲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
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
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縚因呼爲荔
挺法師縚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
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皃也韓

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恐[之]恐爲少誤詩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毛傳云渰陰雲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祁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記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

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旣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去狐疑虎卜則其義矣左傳曰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

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隂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閒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寔爲失矣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於六書爲假借也諸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

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藂聚之藂而藂字似冣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冣解云木之冣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詩傳云不戢戢也不難

難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也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

寸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肯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臝股肱鄭注云謂捋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捋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肎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肎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爲肎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肎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

也近有學士名閻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朿七賜反　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刺史之傍應爲朿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妬字誤而爲姤裴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姤既尔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　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

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宓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宓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宓爲密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删戰國策耳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懷

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俳佪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也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此二媢並當作媢媢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媢王充論衡云妬夫媢婦生則忿怒鬭訟益知媢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赫耳不得言媚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

鐫銘二所其一所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則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所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世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勑寫讀之與内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皃之狀爿旁施大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　漢書古中外禔福字當

從是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
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爲
提挈之意恐爲誤　或問曰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
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荅曰案周禮宮正掌
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察也李登云省察
也張揖云省今省詧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
察其廨既當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詧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按桓帝加元服又賜
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
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

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音善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爲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虵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鱉鰌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虵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乆矣　後漢書酷吏樊曅爲天水郡守涼州

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皐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扎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扎爲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許許毛傳云許許柹皃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屛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

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塩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塊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凷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王雀鷂賦曰頭如蒜果目似擘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子碨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裹言塩豉與蒜共苞一裹內筩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攰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攰即是㪍倦之㪍耳（要用字苑云㪍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張

揖呂忱並亥文傍作刀劒之刀亦是剞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剞字終當音九僞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頹縱宏任飲酒誕節兖州號爲𨤲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嚃羹之嚃自尒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𨤲𨤲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

黑更無義旨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為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為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己之群妻之妾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得謬乎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煑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

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扊又或作扂　通俗文世間皆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愼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荅

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乱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皇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賛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出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爲祠尾答曰張敞者吴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吴人呼祠祀爲鴟祀故以祠代鴟呼紺爲禁故以糸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爲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爲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鐶字木傍作鬼爲槐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暨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緄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塊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

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
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
猶呼爲著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著
草用以飾物即名爲著于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著以
飾緄帶張敞因造糸旁畏耳宜音隈　栢人城東北
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
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
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
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不能定鄉邑此山余
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

漢桓帝時栢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嵟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嵟字也嵟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髦立之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嵟務耳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曰嵟務之精即用此也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尔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

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 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禿猶文康象庾亮耳 或問曷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 案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

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言云是然則許愼勝孔子乎主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愼手迹乎答曰許愼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後援引經傳與今

乖者未之敢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
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
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又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
證無妨自當有禾名道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
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强爲此語則下
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甞笑許純
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
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
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
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

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
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
專輒耳考校是非時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
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立說文居下施凡如此之類
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
以召爲邵以間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
過成鄙俗乱旁爲舌揖下無耳黿鼉從龜奮奪從雚
音符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
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皋分澤外獵化爲獦音葛獸名出山
海經寵變成竉竉音郎動反孔立故陛宀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

自有律音強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輙析成異
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説文蚩薄世字從正
則懼人不及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
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
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
俗也案弥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
隷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
舟航字謬也春秋説文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説以二
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
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

宋書以召刀爲劭叅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爲頁以匕爲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栻卜破字經及鮑照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昃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尔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禮樂志云給大官挏馬酒李竒注以馬乳爲酒也揰挏乃成二字并從手揰都統反挏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大官釀馬酒乃熟極孤陋之甚也

續曰論衡言禹之治水以益爲佐益又主記物窮天之廣極地之長表三十五國通海内外其在海外者若大人國君子國穿胷民不死民之類皆在絶域人迹所不至而禹益能至者故稱神禹而後人於山海經乃益以秦漢郡縣名者何也西京雜記或問劉歆爾雅有張仲孝友之文歆以昔史佚教子以爾雅孔

子教魯哀公學爾雅　爾雅所出遠矣周公所制也今
爾雅乃有張仲孝友後人足之耳　昔張衡上言史
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又言黃帝生青陽宜并實之
按青陽是爲少昊而遷不載故衡欲實之蓋伏羲神
農黃帝謂之三皇少昊顓帝高辛唐虞謂之五帝遷
以黃帝爲五帝首不記羲農仍遺脫少昊甚無謂也
按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不知其實請問何
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天有五行分時化
育五行佐成上帝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取法五
行終始相生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故配五行太昊

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帝配水然五行之帝或以色稱獨黃帝稱黃帝者實以色稱從五行天帝之號也遷言黃帝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且黃帝以土德王天下不必言瑞世本言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為青陽青陽少昊也其二曰昌意昌意生顓帝　高辛者少昊之孫堯少昊之曾孫商祖禼周祖稷者亦皆少昊之曾孫舜昌意之七世孫禹昌意之曾孫故言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少昊配金承黃帝之土而遷不序者何也蓋遷泥於宰我之問不究季康子之問而致

然也何以言之昔黃帝實在位百年世傳黃帝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對以其實宰我因又問顓帝次及高辛唐虞蓋偶然之問孔子隨問荅之即非孔子自爲次序也弟子因記宰我之問名篇曰五帝德見家語遷乃以宰我之問五帝德述五帝本紀誤矣仍言元囂不得在位謬矣又言帝嚳生帝摯帝摯立不善而崩亦恐舛誤按春秋傳郯子來朝言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帝王世紀言少昊青陽者名摯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在位百年左丘明作世本載之於前皇甫謐撰世紀述

之於後其序甚明至若所生之行轉相承者帝出乎震故太昊以木德王神農以火承木黃帝以土承火謂之三皇至少昊實以金承土顓帝以水承金高辛以木承水唐堯以火承木虞舜以土承火謂之五帝然方其配天帝而從其號故月令雖三皇亦謂之帝及其從上古三皇九皇之號則少昊以前當謂之皇也孔安國者與遷同時安國序書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左使倚相能讀者此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說者謂三墳五典與遷亦嘗從安國質問古文尚書及

述三皇五帝亦異於安國云夫三代以來夏以金承虞之土商以水承夏之金姬周以木承商之水秦自以爲水德即非所生之行次漢氏以秦爲閏越之上承於周爲火德曹魏代漢是時烈劉先主亦稱帝於蜀至後主卒爲魏所併故魏爲土德司馬晉承魏爲金德晉之東遷十餘世乃禪宋宋高祖嘗佐晉征伐北方經略以至於長安宋承晉爲水德後魏本東胡鮮卑乘晉衰季太元間乃入居代後十餘世分爲東西魏東魏爲北齊所滅西魏爲後周所滅後周尋亦併齊蓋後魏本夷狄初無所承後周越之上承於宋故後周

爲木德隋爲火德唐爲土德朱梁代唐後唐莊宗本唐賜姓旣滅梁乃繼唐後亦以梁爲閏比之王莽故後唐復爲土德石晉金德漢水德周木德至國家以火德王天下也　謂之閏者蓋本於班固於王莽傳後書莽紫色鼃聲餘分閏位紫色者不正之色也鼃聲者不正之聲也閏位者不正之位也故嬴秦後魏朱梁皆爲閏位而李延壽以宋及南齊梁陳爲南史後魏北齊後周隋爲北史八代合爲一書削其夷虜交呼且南謂北爲索虜大抵呼後魏指其實也蓋北齊後周享國日淺北呼南爲島夷以相報

復甚無謂也然八代各自有史延壽之書既行於世學者不復讀八代正史雖刪其表章勇交呼未可謂不沒其實也　漢武時祠太一球五帝壇於太一壇之下言五帝太一之佐蓋本於孔子佐成上帝之說也按天官書紫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至元鼎中立太一祠於甘泉立后土祠於汾陰建始中徙甘泉汾陰祠於長安南北郊已而復舊緯書北辰太一曰天皇大帝及太微五帝爲六天康成主其說至唐獨康成取王肅正周官禋祀昊天之名然漢祠太一實祀天也而道家以太一爲北極紫微張子平

深闢圖緯唯重律歷卦候九宮風角而緯書亦有九宮鄭注九宮者謂八卦中央北辰太一下行九宮至唐亦別祠太一豈亦漢祠甘泉之比歟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後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皆強名也其書出於西漢至西漢之末增加益甚言緯者對經而爲言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孝經爲七經故有七緯云聖人慮不能稽同經意以遺來世然其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東漢以來光武重讖緯其書盛行言經者皆憑以爲說及王肅推明古學以難其義自是古學稍立至宋齊以來始禁圖緯然以前文亡或

引其辯語以爲天文說行於世遂爲故實　渾天家言

天如卵殼地如卵黃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上下

平蓋天家曰天如笠蓋如蓋之倚於地南高北下

唐開元中詔測天下晷南距林邑晷五寸有奇極高

十七度北距鐵勒晷四尺一寸有奇極高五十二度以

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不應漸下以爲渾天耶則北

方之極不應寖高比渾蓋家未有以通其說也昔吳

姚信造昕天論言體前低入地北則偏高與開元帝

所測符合　此言博學者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

務進難便辭巧說此言不肯闕其疑者乃便辭巧說

以逃其難解之義此學者公患也唐文宗嘗謂宰相李石曰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且儒者之學於其疑者自當闕而勿泥無可疑者固足以誠意正心爲孝爲忠爲仁爲義齊家治國闕其疑者庸何傷乎　倉頡有四目古聖人也觀鳥跡而爲書形若科斗名曰古文一變而爲奇字奇字古文之捷也奇字又變而為篆篆乃奇字之捷也以至於隸乃篆之捷也草乃隸之捷也自奇字以來皆因欲捷擅以私意省添改革次第變易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人頓能創作如史籀

程邈但纂定之而已不復得倉頡之本旨篆文有秦
篆強名倉頡篇乃李斯等增改史籀而爲之至許愼
作說文用篆爲正昔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
各不同許愼自序亦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
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
也迄于五帝三王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
家靡有同焉愼之序如此乃用篆爲正何也然雖改
易殊體所不可易者訓詁而已然愼之所說旣擧其
所從之大端依於訓詁未全失也易之文言亦說文
也聖人說文與後世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

子雲作訓纂皆欲同文也相如子雲能辭賦本精小
學張敞不能富於文而多作僞字敞傳杜林唐曹憲
精小學自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絶至憲復興正觀
初以洪文館學士召不至太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
使問憲具爲音注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
文選授諸生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
自唐明皇以隷易古文尚書而古文遂絶洪範古文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比上文獨此韻不協明皇因改
作陂蓋取易所謂無平不陂之文妙矣　杜預不曾
見古文尚書蓋歐陽夏侯尚書行於世者二十九篇

而已孔安國注古文書、成時會巫蠱事，不立博士左
傳引書之文杜注多云逸書　司馬氏本嘗先黃老
後六經故文中子曰司馬談善述九流談父子言六
藝經傳以千萬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指約
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實止言繁簡之殊即無先後之
論班固語非是雖然司馬氏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之六家班固益以農雜縱橫爲九流言司馬談善述
九流誤矣　元稹言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
之流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
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也後

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近代有賦古題全無古義惟詩人杜甫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余與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然國風雅頌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況後世篇章皆有宮商自不必擬古題按漢武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起於此是時舉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篇以合八音祠事使童男女歌之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集五經家乃能知其意後世慕古而賦之或不知古義若三婦詞是也三婦詞之推言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朝夕在側與兒女無

異言古者明之推時不如此也之推旣居江南又寓
河朔今江左風俗多與之推時同河南北間亦大抵
如古亦或容各有異　按禮有命士庶人之禮各各
不同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日入而夕
皆言慈以旨甘庶人之禮雖初鳴子婦適父母舅姑
之所問衣寒燠抑搔苛癢問衣寒煖輕慢不足於體
戲抑搔苛癢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戲亦近於瀆矣乃
記禮者之駁文近世有一士大夫自言能謹於禮而
不知有命士庶人禮之別乃令子婦雞鳴盥櫛伺其
興居以爲禮宜如是眞腐儒也哉　王充論衡有問

孔篇輒竊議見南子及公山佛肸召欲往等事按察
謨解夫子矢之者爲子路陳天命也皐陶矢厥謨何
必以矢爲誓欒肇曰見南子猶文王之拘羑里以是
言之否當爲否卦之否鄭莊公曰天而既厭周德矣
所謂天厭者如此蓋衛靈無道牝雞鳴晨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乃孔子處否之時也孔子所以處否者天
厭衛德故也自周東遷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季氏逐
昭公於乾侯齊侯欲納昭公季氏行貨於齊齊不果
納是時晉爲盟主使荀躒討季氏季氏又賂晉六
卿荀躒等亦不果討季氏眞乱臣賊子已而昭公

費於乾侯定公立季孫意如卒公山弗擾與陽虎謀乃因季孫斯欲盡逐季氏之黨此時公山若不私己能遂張公室孔子何爲而不往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欲正君臣之分也然察公山之志未必能張公室而亦終不往六卿專晉亦晉之罪人佛肸之事欲逐簡子大抵與公山相類六卿不臣久矣已而終至於分晉充之竊議以蠡測海也　唐高宗太子洪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髃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耶所不忍聞願讀它書瑜拜曰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

且商臣事迹誠使仁人義士閉目掩卷則春秋何爲而作也王通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襃貶作此春秋所以作也襃善貶惡善惡必書不没其實萬世不泯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昔齊崔杼弑逆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且齊之太史兄弟四人三人已死其弟又書南史氏亦不顧死執簡以往期使崔杼之惡無所逃也春秋何爲而不作商臣輩人也肆爲梟獍春秋書曰之明其罔牢之

物不若也𠯈助言左氏非丘明其鑿意多類此又言春秋以夏忠爲本不守周之文鑿而且迂可謂謬悠宋宣獻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無有文矣　班固彈射遷之臧否多矣亦不究三五之世次何也然固以遷爲小雅巷伯之倫遷雖昧於知人高譽李陵不及大雅之明哲然所論著裴駰稱遷雖時有紕繆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而固使比之閽寺此固之短也而固倚權貴失兢愼卒亦不免蓋有甚於遷焉用智猶目信乎後世因固之論遂目賢者爲大雅孔文舉稱禰衡曰正平大雅是也

遷之叙事其文直其事核後世述史者鮮能及之試摭其一二如南史袁粲之傳言粲之位宰相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迹其局度即無事實既而粲之輔少主旬月之間再肆醜毒卒被誅夷是文不直也如唐史常袞傳言袞無賢不肖之辨世謂之黯伯且袞承元載秉政之後杜絕姦倖啓擬至公朝不乏賢謂之黯伯是事不核也秉史筆者豈可隨俗愛憎俗之所然而然俗之所可而可古之人深以爲戒此類極多不可槩舉 唐史書祝欽明曰諸儒共羞之晋宋之間曰天下醜其行如

此之類足見其惡謂之史筆者貴乎簡而直也王通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又言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

文籍之生其來尚矣由漢而來賦始於賈誼相如五言始於李陵蘇武七言始於栢梁樂府亦始於相如律詩始於沈佺期宋之問唐之士大夫名卿詞人又自為書數萬卷皆屋下架屋床上施床故李華言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且壬㔬無當雖寳非用後言無驗雖麗非經妙賾此旨始可言文　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劉向曰

聖賢難合諂諛常興有千歲之亂無百歲之治歷古
以來治日少亂日多李華言太康啓予禹孫當斯時
有堯舜之遺民太康失邦仲康微弱后羿寒浞愚弄
鬬爭滅夏后相因夏民以代夏政内外默然一以聽
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有典有則何補哉
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
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
平之階厚矣至成王末年而後治唯康王垂拱囹圄
空虛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
哉華獨不論商者蓋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故周公作無逸舉商三宗以戒成王商其最優乎
雖然周歷年之久唯成康與宣之功而已實無百歲
之治兩漢之世七制之主治日爲多、韓愈言老者
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責飢之食者爲飲之之易
寒之裘者爲葛之之易也且寒暑飢渴乃一定之理
所譬甚非且古者事少當比之於織素之易素質而
力省今之事多當比之織綺之難綺文而力勞古今
不同在文質與繁簡耳傳言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
如省事漢文垂拱幾至刑措此省事也今必欲求之
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務戴其清靜簡文

察略細苛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百姓所饜省事則能省官省官則能省吏古者爲官擇人後世爲人擇官以至職任重複胥徒益多老莊之道力陳太古之時至德之世簡易無爲去奢寶儉惡文尚質漢初其効已著曰魏正始以求學者說空終日不論質實簡易之道談曉老莊也楊雄言老子槌提仁義絕滅禮學蓋雄未嘗以意逆志而求其說也且至德之世民淳且質仁義忠孝是其常也無有分別故不顯其名後世俗薄爲善者少一有其善乃見推異因有仁人義士忠臣孝子之名故老子言大道

發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未嘗
攙提仁義也至於言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記曰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又曰忠信禮之本也言忠信之薄
者非禮之本也記又曰世亂則禮慝而樂淫又曰過
制則亂書曰禮煩則亂究禮之末豈非爲亂首歟老
子既言絶學無憂又言爲學日益亦未嘗絶滅禮學
也孔子稱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遂往觀周
而問禮老子豈不知禮哉蓋禮樂之原者起於有天
地之時故易言有天地萬物然後有夫婦父子君臣
而禮義有所錯謂有三綱禮義於此興矣禮義既興

民用和睦樂以導和亦由此而起故有汙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之事魯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彼腐儒安知禮樂之原傳曰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三者亂則亂白虎通曰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子夏曰聖人作爲君臣父子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正君臣則有朝覲之禮所以嚴上下之分也正父子則有鄉飲之禮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正夫婦則有婚姻之禮所以有伉儷之別也通禮樂之原則三綱正三綱正而

天下治所謂道以導之德以得之者此也知此足以明道德之歸矣　列子言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張湛謂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頷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皇甫謐不究相書之說便以為實乃著之世紀以疑惑後世舊說古聖體元居尊禀形受質豈異人倫又言夏后氏虎鼻猶越王之鳥喙此理昭然　法冠御史服之謂之解豸王義方擢侍御史具法冠對仗叱李義府謂之正衙

彈奏而徐堅引論衡曰解豸者一角之羊也按論衡觟觽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罪疑者使羊觸之有罪則觸無則不觸異物志云解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闘則觸不直者聞人爭則咋不正者與論衡不同　左氏所記隨武子又曰士會若楚屈瑕又曰莫敖或著其謚或書其位仍或名之取遣辭之便也班固曰淮陰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名蕭曹而稱韓信之爵唐史序藝文此退之泰山北斗然前曰王楊爲之伯燕許擅　其宗後曰韓愈倡之柳宗元和之皆遣辭與左氏同　晉秦禁文學不得挾書挾書

者族漢興始除挾書律至景帝時以董仲舒爲博士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發策漢庭對黜百家推明孔氏以傳先王之教聖道遂明仲舒之力也至東漢時鍾離意於孔廟得素書其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其事蓋與魯恭王聞鍾磬琴瑟之聲理同韓愈嘗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語非是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昔崔是有言孔子作春秋褒齊侯而懿晉文說者謂以其尊王故也孟子對齊宣之問乃言仲尼之徒無道齊晉之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此語得無疵乎然孟子之意必以謂齊宣之時並爭於戰國析爲十二合

為六七與春秋時不同蓋周之盛時一千八百國有奇春秋初尚有一千二百至獲麟時見於經傳者有七十國焉七戰國之時朝從而楚王暮橫而秦帝孟子於是矯枉過直不談霸者會盟之事欲使天下之人牧由此不嗜殺人保民而王乃因時而救弊也愈原道則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然謂之定名者乃未既其實也謂之虛位者乃不用之地也若夫仲舒言道則曰道者所由適治夫仲舒言道則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所以修孔氏之書致時主表

尊六經者蓋有在於

續家訓卷第七

音辭篇十八

顏氏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叅校方俗考覈古今之折衷搉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在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

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譜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吾家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己罪矣云為器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為逋賣反娃為於乖戰國策音刎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說文音戛為棘讀皿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集以戒佩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

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文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反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知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

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殺（於各反）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

案諸子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

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尒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　邪者音耶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爲未定辭乎荅曰何爲不尒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析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曰相傳迷乱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　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

讀左傳唯一家有此音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
爲穿鑿耳　古人云膏粱難正以其爲驕奢自足不
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傳
外無良師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
癡鈍乃成颸段元帝荅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
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
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敎諸子侍讀以此
爲誡河北反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
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纖名琨自稱爲衮洸自
稱爲汪名勦音藥自稱爲獡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

孫避諱紛紜矣

續曰 昔齊永明中沈約撰四聲譜而周顒善識聲韻始以平上去入四聲制韻原其制韻本協比爲文而音辭由此出焉然五方之人各各不同格以四聲灼然可見吳楚則多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至於士君子之音辭自然多同也春秋傳曰楚武王授師子焉揚雄方言子者戟也言授衆以戟也又言鬬穀於菟言鬬氏爲虎所乳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今江南董稚爲虎戲呼於菟音烏圖又謂癡爲穀莊子鴻蒙捭頭杜詩有巢

父掉頭之句見於史傳言頷之者甚多皆以形語也海外有形語之國者此也然南方俚俗言否者本搖頭但唶嗚而已北方市井語渦過重資暇集所載若謂熨斗爲醞謂翦刀爲箭帽爲慕保爲補不可悉數左右佩刀亦彼此相笑昔京房好鍾律知音聲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律之妙一至此哉自周顒以來制韻皆本於律不可差之毫忽如東冬清青之類不相通也音辭之間總其大較固難如此之拘矣論者謂孫炎反切諸出於俚俗今俚俗常言尚數十百種若團曰突欒就曰鯽溜盧仝亦嘗用之至於而已

爲耳如是爲爾不可爲叵其來遠矣廷中廷音定中與中音衆奉朝請請音倩今並爲平與上聲此類甚多俗儒讀曲逆侯曰去遇票姚校尉曰飄搖按票姚諸儒有兩音最無謂者曲逆爲去遇也然有引傳記以文飾其言士庶轉相祖述如謂馬爲宂謂雞爲德謂羊爲髯鬚主簿謂豕爲公子彭生酒爲青州從事言在齊下飲美酒則然酒之惡者則曰平原督郵言住鬲上平原有鬲縣謂錢爲白水真人蓋古名錢曰泉貨也又謂阿堵物蓋王衍口不言錢指爲阿堵之物單言阿堵者乃覩凱之所謂政在阿堵中猶彼處

岂此處也近詩人有曰語言少味無阿堵蓋不以辭害意謂顚躓爲狼狽[illegible]見酉陽雜俎乃蛩蛩距虛之類不可相失謂事之乖反者爲矛盾見韓非子其說有鬻矛盾於市者譽其矛曰無所不入譽其盾曰物莫能入市人謂之曰試借子之矛刺子之盾龍鍾亦見資暇集近時有名筆爲表章六龍鍾老矣皷舞歸歟雖用俗語不害爲高文晉史三豕渡河子夏曰己亥歲語曰事歷然古以魚爲魯故謂文字訛舛爲亥豕魚魯陸法言曰魯魚盈貫晉豕成群對則巧矣義則假用此類甚多人之言動舉能中節使可以風流

自命乃知卞急不若虛徐浮淺不若沉深汪汪若千頃之陂世所以服其雅量古人造次顛沛恐昧雍容所以銘之几杖佩以韋絃良有以也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去座上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安曰小者佳吉人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樂廣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廣笑阮籍王澄等嗜酒荒放去衣服露醜惡同禽獸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爾可謂以約言析理也庾法暢造庾亮握麈尾甚佳庾曰此

物何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晉武帝餉山濤嘗多餉羊祜常少謝安嘗以從子元元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皆言簡而理明荀卿曰夫談說之術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晉獻公之時東郭氏有祖朝者上書草茅臣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設使肉食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藿食者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語乃立以爲師也　陳子說梁王說而疑之陳子曰

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築於秕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小白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孔子之說不行時怠也然則說之行否繫時之隆替　所謂譬稱以諭之者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無使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

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
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無譬則
不可矣王曰善孟嘗君屬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
客謂孟嘗君曰君之屬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
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客曰
不然臣聞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
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狗非不能
屬之者罪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

識也簡子曰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曰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奚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天之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問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

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莛焉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莛撞鍾乎所謂分别以明之者有所比方也昔甘羅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請行之不韋叱之曰我自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昔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何遽叱乎於是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

陽七里而立死於柱郵令文信侯自請御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御所死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曹參爲相國惠帝怪不治事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令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此皆有所比方故能分別以明之此類甚多

雜藝篇十九　　顏氏

眞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也承晉來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類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類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

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梁氏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甞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晩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遆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尒後墳籍略不可看

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

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巳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吴郡顧士端出身相東國侍郎後爲鎭南府刑獄叅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彭城劉岳槖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牟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生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

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乱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策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元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怏怏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一半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

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値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甞學六壬式亦値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筭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

北多曉此術（䁔音亘）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會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尒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

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尔爲佳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煢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煢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驕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以妙者有蓮花驕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憍三十餘

驕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驕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續曰 王羲之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得崔瑗杜度法韋仲將謂之草聖繇字元常魏初繇書盛行於世謝安問王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時議者以爲獻之草隷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

右軍書法以爲如錐畫沙謂鋒藏筆中欲深透紙背右軍嘗奉詔寫郊祀版偶誤而工人削之透入七分又云楷法橫畫不得緩直牽不得急至於草行則任意也分布之法上下齊平體勢之法大者促小小者放大虞世南云太緩則無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肉多直鋒則勢露獻之用筆雖失之露晉賛所評貶亦太過梁蕭子雲善草隸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雅爲武帝所重百濟國使人至建康求子雲書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子雲學元

常而不至者然自成一家指法始於王次仲繼有師宜官梁鵠唐太宗評有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並帳之奇罕有遺迹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　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

有異論至是無非短者世傳張長史授顏魯公筆法凡十有二意魯直云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唯張顛二人　湖南浮屠懷素草書亞於張顛懷素言右軍真不如鍾草不及張張謂伯英　王平南廙書右軍之前以為最右軍後出過之右軍弟領軍洽右軍稱弟書遂不減吾謂洽也張翼書與右軍幾欲亂真　唐文宗詔以張旭草書李白歌詩裴旻劍舞為三絶史叙旻事言旻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曰劍舞者旻嘗獻捷上御樓詔為劍舞旻技臻此始可比張李則

張李之妙可知矣元稹謂太白未能遊子美之藩籬斯言過矣　戴安道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少師事高士范宣宣以畫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爲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以爲有益始重畫　韓滉位將相書得張顛筆法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與宗人幹相埒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　魏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知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兄子濟輕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

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至理精微皆濟所未聞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恭既聞其言心形俱肅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世稱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蓋重其有能而不自衒也湛嘗爲汝南內史陽元舒字也　齊高帝幸樂遊宴集謂王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沭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

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荅後漢宗室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陳彊

得全陳球爲零陵太守桂陽賊數萬人轉攻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球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此又兵藝之巧也　樂記有之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欽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且君子不可斯須而去禮是以居處必愼獨而常恭君子不可斯須而去樂是以琴瑟無故則不徹　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

邑由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　支道林以圍
棊為手談　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接羣居樂賴亦資于
巳至於耽忘不舍是作無益害有益也韋昭之論其
大畧云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今世之人
好翫博弈廢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之間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
勳在盟府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
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陶侃常語人曰
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王僧虔
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

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宏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少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已而僧達卒不免餘如所鑒宏於戲適之間亦能觀人　吳諸葛融者瑾之子融襲父爵攝兵鎭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樗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亦可謂樂其手者也

終制篇二十　顔氏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乱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絶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

貫心刻體討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内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厮役以爲先世之耻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内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甖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弥在言外載以鼈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

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筵勿設杌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内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剋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内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

墳墓之時况於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絶便埋之耳洪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頋戀朽壤以取湮没也

續曰昔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嬰毀之有曰儒者厚葬破産不可以爲俗然孔子合葬母於防言古者墓而不墳封之崇四尺誌其處所而已謂之墓則若平地然至於墳則封土爲高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識與誌同蓋孔子未嘗厚葬也昔秦樗里子葬渭南劉向云無丘隴之處豈亦墓而不墳者歟故向以樗里爲智且古稱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蓋樗里子之智深遠矣流俗厚葬以破產愚哉雖然
古不墓祭祭吉禮故也至秦出寢於陵始有祭禮今
流俗又創爲祭屋多至於侈美此亦不可之甚者也
唐傳奕言佛在西域漢譯胡書恣其假托恐嚇愚夫
詐欺庸品蓋言其推無驗不實之事得以自譽
姚崇遺令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
翻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而興命不得延國亦
隨滅又齊跨山東廣置僧徒而齊氏滅梁武帝以萬
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亦亡國破家近太平
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等皆度人造寺咸不免刑戮

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
坑變成池比來求得者爲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
後難究誰見有驗且佛者覺也只在方寸但平等慈
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破業傾家可謂大
惑也汝等各宜誓棄正法在心勿効兒女子曹終身
不悟也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僧齋布施宜以
餘衣物充不得輒用貲財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
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慕僧家之有剩約佛
法而爲業失之弥遠汝等身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
又太子承乾問張士衡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士衡

對以事佛言清淨仁恕若傾財事佛無損於禍以此論之確其至當事佛在孝悌忠信於人倫之道盡善矣然後澄心息念以自修省是謂佛理世俗見有福應之說便謂佛之神通主張天地把握陰陽殊不知佛氏不論神通佛本來成佛旣已返本名曰三昧三昧者言脫纏縛而自在也返本自在豈肯以物爲事就使慈心惻隱亦一視而同仁何用傾財内典云應諸名山皆阿羅漢所住又云至菩薩地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舊說菩薩羅漢皆住世末得三昧往往光影或與人接若不自修鍊望其福應便自邀然自

佛法入中國楚王英始好其道齋薫祭祀已而英以
驕縱抵罪自英之後愚俗罔知唯務傾財欲以市福
終無善應姚崇所言其引證事節大可見矣可不戒哉

續家訓卷第八

此殘宋槧本續家訓六至八卷愛日精廬藏書也余
因修郡志事訪友琴川過精廬從主人
月霄二兄借歸手為繙閱并錄其副書之源流
具詳主人所著藏書志中此書自晁氏郡齋讀書
志著於錄馬氏經籍考引晁氏亦作八卷惟晁曰
董正功撰馬引作政公焦氏經籍志八卷與晁馬
同政公與馬同唯錢氏讀書敏求記則云七卷又
引經籍志云左朝請大夫李正公撰取證余所藏
經籍志抄本多結銜易董為李姓異矣正字
同晁公字同馬名殊矣惜殘宋槧本無卷首究
未知姓名之何者為准也錢氏云七卷宋槧本影
抄本各有其半或尚缺其一故就存者記之綜目

騐為八形焉集、三家著録並可信古人涉筆
類有此誤即如此本今存卷六之八三卷而愛
日精廬藏書志訛卷六為卷五想錢記之訛
八卷為七卷無乃亦如是耶附誌之以博一粲
道光紀元十月十日復見心翁書于百宋一廛

顏氏家訓以廉臺田家印本為最舊謂出
于嘉興沈揆本余向有之疑是元翻宋槧
今取此刻校之書證篇十七顏氏正文多
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云云一條計三
行有奇此沈本所無而竟列正文于前向
來著録家多不載此語 月霄特為拈出

俾世之見此志亦見此書矣後見心翁又記